今天最危險的
可能是停車場的車輛
是埋在書中的詩行
是挖泥船還沒挖起的淤沙

偉人閉門謝客
他的名言四處懸掛
「天下為公」的「天下」
如今也許只意味著「天天下雨」

雨忽大忽小
就是不肯停
所有人踩著濕了的鞋襪
行過圍牆的告示：「有困難找警察」

我脫下襪子
走進書店
在撲鼻的咖啡香裡
尋找窩藏的切 · 格瓦拉

2013.6.8

原載台灣《聯合報》副刊2013年7月11日

歷史的命運

歷史，推開死亡，來到黑暗
冰冷的無情，席捲肅殺的荒原。天，已經很老
一片片凍土，艱難地呼吸，撕扯醬黑的骨肉
除了歷史，天地，不再堅強。包括人，包括那條通往明天的道路
不遠處，一堆銅銹的骸骨，住在黑暗深處，黑色，而又無助。
它的呼吸，它的吶喊，沒有人看得見，沒有人聽得懂

不讓人把頭顱，抱在懷裡。石頭，炭渣，鐵屑，和許多歷史
走路的聲音，孤單地醒來。無數血與火地較量，
張開一隻隻黑色的眼睛
望著今生和來世。他們在想甚麼？他們為甚麼會把一點點希望
扔進惡夢的苦澀？歷史真的十分無情。生活，下滿迷霧。許多翅膀，
撲騰著跳躍的掙扎。密密麻麻的眾生，推湧各種各樣的欲望
在歲月中行走。沒有命運可以選擇

話題敏感而又疼痛。聲音尖銳而又痛苦
歷史的一切，等待著陽光，等待著力量，等待著思想
點亮的光明，把眼睛點燃，把黑暗點燃

呼吸吧，塵土。吶喊吧，太陽。許多人擁擠在歷史的路上，骨肉在分離
思想在墮落，靈魂，看不見幻想。歷史，抱著頭顱和四肢
坐在塵世的一角，一聲聲號角，還在等待，音符的飛翔

堅硬，固執，一頁頁史志，划動氣流的聲音

像煙雲，在迷霧中旋轉。土地，一直沒有真正認清
眼前的人，那麼多人，那麼多歷史的面孔，擁來，還在擁來
看著眼睛，看著頭顱，看著紛紛受傷的理想。看著鮮紅的內心
歷史的命運，來了麼？人，都來了麼？數不清有多少
熙熙攘攘的欲望。活了那麼久，
命運們等待著，觀察著，不露聲色，不著痕跡

這是無心的塵埃，這是榨取鮮血和骨髓的人，這是活著的機器
這是行走的肉體，這是掙扎呻吟的貧民，這是痛苦的骸骨，
這是引領大眾的思想者，像物質，出生、繁衍，和死亡
這些小小生物，在歷史的煙雲中體會著生死和恐懼
沒有人在乎失去甚麼。擁擠的死亡，堆滿時間。一群群棺槨
盛滿人世的艱辛，走進黃土。很多淚水，出現了
感動的招魂。看得見時光的號角，鼓動著腮幫，大音吹奏著蒼茫

空氣，沉悶飛翔的聲音，撕扯著歷史，厚厚的帷幕
天啊，要來的，都來了。死亡，神聖的意志，頑強，不可避免
大地，喚不醒頭顱，黑色的眼睛。只剩下淚水，在地底下呼吸
無邊的黑暗，在死亡中靜靜流淌。嗆血的天空，推開地心的窗戶
物質消失了。塵土在繁殖。人的生命，在黑暗中散開
沒有窮盡的欲望。天地之間，歷史，懷抱著頭顱和四肢
頑強掀開黑暗的一角。一切都正在醒來，一切都在稀薄的空氣裡
席捲肅殺的時間。歷史，作為人，偶爾寫下的良知，撐開漂亮的羽毛
在空中，劃破黑暗，劃破光，劃破宇宙，物質之光。嗨嗨，歷史之光

2013年9月27日

唐　醋

橡皮擺的鬼

凌晨十二點
（不以零點起步）
西方人慣用慶賀的招數
倒計以慰虛實相和
一根紅燭，六十三根白燭

他頂開東邊廣場膝蓋
莊嚴猥瑣地逃出
白骨迸濺尾隨著華衫
福爾馬林澆灌肉身
吸附所有致癌物

「我的臣民」
他狂哮。
「臣民，我的螻蟻」
他狂哮。
扭曲的脖頸和扭曲的眼凹
斷裂的骨骼帶來
一陣嘔吐的倦意

軍裝筆挺的衛士巡邏
踩到一地玻璃的碎渣
——鬧鬼了！
他狂哮。

——鬧鬼了！
形體軟化變作字母
癱軟，蜷曲，凝固

後來橡皮攤的鬼
在佔地一個國的廣場
遭到六十四個書生綁架
有人勸有人奔
有人冷眼速速回家
「不在我的管轄範圍」
那位抖一抖肩膀
嬉皮笑臉的植物人說

寫於2013.10.1

陳家坪

友愛（或天安門之歌）

我於我的奇思中去回味化不開的蜜，
彷彿在飛著，一個極為沉重的輕巧，
它因為我的省心而負疚，
不敢把現在視為永恆，
我有時想就此罷休，
窮盡一時，之後可以放開自己，
接受任何不幸，
於我的殘缺處，天光
耀眼，如你點菸時劃過的火焰，
我盯著石頭塑造的神發呆，
彷彿為婚姻討回永久的美滿，
聽取一個嬰兒的哭聲，沿著寺廟高飛，
於黎明迎接晨光一般的清冷，令城市埋伏在過去的歷史當中，
我有一種痛失的快樂，彎腰撿拾未來，
一個陌生人從屋外走過，
高聲尖叫，
故事被隔離在一個普通人的生活裡，
它也許就是一陣風聲，我們不能去傳播這種想像與猜測，
因為它在激發愛，讓兩個身體去抵擋危難，
為少女的成長留下記憶，記住的，就是溫暖，
跟一朵花的開放一樣，雨水落下來，泥土吸進去，
是在空中出現了花瓣，
穿越四季的雪，更是突出了它的品格，
而我是在任何人都看得見的地方顯露了我的笨拙，

他人的美德圍在四周，
對我來說，是恩惠和友誼，
以至於無以為報，
敗壞了人世間的耐性，
但若兩人長久相處，經歷革命，
開創一個新的國度，互為長短，
在臨近背叛的邊緣回過頭來稱呼幾聲戰友，
在功勳卓著時低頭思過，承認自己脫離過黨，
以此表白忠心不二，讓不安寧的一方捏住短處，
再無別的可想，惟有恨入骨，
將整個身體重新支撐起來，
氣未斷，
危險怎麼也離不開身，
遷就的一方是最安全的，
倒逼的一方八面受敵，
與人民為敵，官僚為敵，同黨為敵，敵無形，
睡著了，是敵人加害的時機，
眾人在廣場上高呼萬歲，活著死後皆是神話，
也有同氣相求的一對，
賜予福字，
取回家，修一山，藏在山中，
難道不知他，富可敵國，因為要得到霸氣，
而捨福氣給親臣，用他的邪氣去平衡正道，
如果我死，你則不能活，
滿門抄斬不傷國戚，這是一個成全的方法，
恩威並重下的愛，
留給後人萬古不朽的秘密，
兩人治國，原來有這樣的小巧，
爾等寡民相見甚歡，
愁無名，

隱於自我相欺，
名山古剎，等於鬧市半日閑，
喜窮，仇富，在山腰上聽叮噹，
只有三能突破二，我站在兩點之間，
一邊是水塘，一邊是良田；一邊是流水，一邊是高山；一邊是天空，
一邊是海，
左邊是男，右邊是女；兩邊是友誼，中間是愛，都說理想主義，
有一桿長槍專挑戰風車，
個個把它捧在手中，一頁一頁，翻笑個不停，
現實有很多漏掉的便宜，可以買賣，
朋友挨個換，只有永遠的利益；只有恩格斯成就了馬克思，
親愛的提奧成就了梵高，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發揚了曼德施塔姆，
竹林美化了七賢，樂得不出山，三顧茅廬之後留下忠義二字，
音樂創造知音，龐德創造艾略特，
維特根斯坦在羅素的客廳裡沉默，
有多少人生活在不可知裡，
就有多少人生活在神秘的王國，
它是卡夫卡寓言中的城堡，周圍是羅馬廣場和紅場，
區別於巴黎聖母院，沒有絞刑架，流浪漢和丐幫，
是一塊墓地，死亡是權力的中心，
遊客，訪民，士兵，便衣警察，川流不息，
遊行慶典，散發傳單，自焚，爆炸案是它的節目，
它在朝霞與落日之間顯示威儀，
單個的人極其渺小，像一個失去身體的幽魂，
通過課本種植在最幼小的心靈，
終其一生，夢想著為它朝聖，
好大啊，有人流下了眼淚，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它時常隱藏於文明世界的陰影裡，
我伸出全能的手，舉過額頭，
蓋過天安門層樓上的瓦片，為失去友愛的王君

深思片刻，多少無知的少年瘋湧而至，
帶著泥土上的露水，和工廠裡冒出的濃煙，
陽光把行人的影子貼上高牆，
這是有形的權杖，無形的權威空中高懸，
逼視江河，湖泊，每一寸土地，
團結者是陽謀，向背者疑為陰謀，
都是大地上的異鄉者，讓彼此不得安生，
製造恐懼，壓抑個性，傳播謊言，
自負，自欺，修習犬儒，事實上，
誰的手，能搓斷友誼的鏈條？
一個拳頭，象徵自由，公義和愛，
那是成千上萬雙手緊緊相握，
而我，必須正視：我的殘缺，
行眾人之禮，穿行街道，山路，
行渡，空中飛行，雲組成叢林，
廣袤無邊，轉眼匯聚雲海，
屬於每一個我，高高在上。

2013.12.1-4

｜龍　青

風，醒自於劫餘

我們為土地付出了十個天空的代價
——曼德斯塔姆

那是父兄們靜坐的廣場
鴿群的羽翅正懷抱著最熱的隱喻
向夏天俯衝
一些破碎的影像此時此地
正在倒帶、播放
所有充滿血腥的舌尖
靜默如一場冬日的葬儀
繁複的，零碎的
死亡氣味的

一個謊言的美好
宛如我們不得不凝視的存活之種種
宛如和平盛況下虛構的山蔭和海洋
風醒來，在壁與壁之間擺盪
顯影其上是瘋狂的火焰
與靜默的隊伍
驅趕、獵殺，奔逃四散
所有的驚恐在暗夜火光中
形容枯槁

屍橫遍野。

活下來的人們終日流離失所
越來越多的雨落下來
越來越多的人們加入送葬的行列

始終靜默，卻隆響四起
三十年後的廣場
大部分的記憶都尾隨風走入空屋
稀薄且痛，輾過曾經青春且輝煌
熱烈被談及又永不能說起的昨日
那些殷紅得冒出血來的嗓音
正在百劫後的廣場低低地
唱著同一首歌

2013.12.13

劉自立

廣　場

廣場上有很多人
他們長則千歲，少則雙十
東、西穿越時
他們鼓盆而歌
儘量縮短我們的間距……凌空尋找蟲洞
和奇點……是因為，他們要會見異數和外空？
是的，他們要戰勝死神和死人……
穿越過來的人，會見了千年後
六四或者六三中間的人群，那些生生又息者
——他們之間，可曾對話？可曾嚎哭？
是的，影子間靈魂和實體有了對話
借助一種世界的語言，一朝托起太陽
又捨不得月光奏鳴的時刻
他們的帳篷，正在訴說著
西方結束而東方開始的故事
（但是，西方真的結束了嗎？）

廣場上有很多人
他們是逝者，是活著的人
他們忽略天外來客，帶來了名分不同
來歷相同的旗幟和象徵
他們把廣場看成神殿和議會的所在
辯論，再造了辯論的歷史
音符中炙熱的火焰嚇嚇燃燒

在死者和復活中間，千年的傳統
不曾凋敝，不曾轉向，不曾疏離
我看見六五上午，廣場升起黃霾
身裹著壓迫和自由之輪者，搶前滾動
他們血跡斑斑
……時過多年，希臘的半島夭折了
拿破崙的金幣蛻化了
金錢邀買了更多的說客
放棄廣場，讓她變成一場死海
一本古卷，……但是，人心尚能聚會
就像從羅馬到神聖，AGORA——廣場
她歷經滄桑，從來不會缺席
（但是，東方，真的開始了嗎？）

廣場上有很多人
雲布晦明，花朵，在一千頂帳篷裡開放
營造廣場的朋友，也是花朵的種植者
雖然，她們尚不能辨識百魅
是我們，一起走到偶像面前
把一種莫名的光華，就此分享
環城的護花，早就人去樓空
而廣場上，「這個人」，回光向日，立莖挺身
雖然，使命讓這裡的人，一度尊嚴環繞
天使復活而自然誕生，究竟該屬何日？
愛，和很多魔鬼對峙，時間固然長久
折臂的維納斯，現在忽然轉回
舞姿燃起心血，一股火焰騰空而升
她的飛翔沿途復原，而復活之路
開始了，但丁的又一次「新生」
天空，如今歸於大地

大地，仍舊面對上神
人群一日奔跑，萬日不竭
……廣場的結束，當然，就是廣場的開始
人－神，集於一身，從他們，變成我們……

廣場上有很多人
廣場上一人皆無
西山的雲彩被染紅了，東方的朝霞被塗黑了
廣場是一副大山之圖，勢如我們的馬丘比丘
那一座升起的大山，和她的倒塌一樣雄偉
有人呼喚格爾尼卡，英雄和戲子們四散奔逐
我被擠壓到小巷裡面，記憶昨日的死亡和婚禮
那是一場異樣的讚歌，紅色，依舊成為圖騰
一場為了分離，悲淒和再生的離別
早就消逝，而又無處不再
她們敘說著生命的力，於畢加索的年代
不是為了樹立牛頭馬面
組成廣場的年代短促而久遠
為了虛擬而實際，我們從這個廣場走到那個廣場
而坦克不能阻止方向和路徑
就在這片新的格爾尼卡廢墟上
東、西合璧，人－神聚在
呈上一顆目滅光在的玉石
她，閃耀著生、死兩重光輝

2013年12月

張　耳

敏感詞

艾未未/革命/廣場/槍聲/六四/十八大/共產黨/法輪功/毛澤東/文革/中共/You Tube/習仲勳/習近平/李鵬/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色情/男根/女陰/廖亦武/溫家寶/溫總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周永康/中國民主黨/胡錦濤/谷歌/Google/零八憲章/南方周末/民主/自焚/天主教/耶穌基督/達賴喇嘛/希特勒/西藏/獨立/東土耳其/勞動教養法/勞教/人權/權益/佔地/新疆/城管搶屍/集合/遊行/抗議/公安/許志永/薄熙來/毛臘肉/違法運動/五毛黨/今天/和諧/翻牆/64……

平庸導致的邪惡

從德國逃到美國心口如一的大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同名電影裡洋溢著成年女人的智慧和感情。對她來說愛是永存的，永遠是現在時的，她的愛只針對個人，不賦予哪個民族哪個國家。思想就證明活著，思想沒用，卻讓人成為人，就像詩一樣。（最後一點是我加的）。

平庸導致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是阿倫特對現代

集權制度的一種批判）是否存在？平庸的「隨大流」、「緊跟形勢」是否存在？平庸的道義冷漠是否存在？平庸的「極度消費」是否存在？平庸的不思考是否存在？

平庸的不讀詩確在。

事的四季歌

岸上的青草，明天的青草，
細雨毛茸茸，而生在心坎的草
鋤也鋤不盡，蕭紅說。

出水的就要面對，茁壯而簡直
攪拌遺忘的深淺和幸福感
易碎的沉積。只有風追問，蓮葉何田田？

算帳和收穫關於過去也關於未來
這時候這裡寫下的一行挑剔這裡這時候
躲在葡萄架下品嚐白雲的無為。

看不透這場肥皂劇，猜不出黨魁心計
避不開河邊污泥，聽不清錄像裡村長在說甚麼
只覺得經濟不是泡沫，百姓不是，雪也不是。

以上3首選自作者詩集《這還不是早晨（2009-2013）》，待刊行

井　蛙

記憶：土色瓦片與黑樹枝

——獻給六四死難者

一個人想在冬天裡忘記夏天
這個人多麼渴望指縫能忘記手指

這個人與那個人忘記一棵乾枯的樹，街上有風吹過
那個人告訴其他人沒有夏天會在冬天裡被記起

一個人精神憂鬱，夏天每天消失
這個人眼看大街上的人都在冬天出生卻在夏天死去

沒有人記得夏天住著多少人死了多少人
空空的房屋沒有窗戶

一年裡只有一個月模糊不清
一個人透過影子為一棵樹包紮傷口

這個人看著土色瓦片上的枯樹枝精神憂鬱
這個人患了嚴重時間強迫症

她把自己倒掛在樹上讓冬天向下
像壞了的時鐘堅持逆向行走

一個人像壞了的時鐘與自己行走

2014年1月12日 CHINA HILL

吳晨駿

祭壇與其他

A.祭　壇

火焰燃燒過後
除了灰燼
就再也不剩下甚麼了——
1989年的一段時間裡
一叢叢的火焰
不分晝夜地
在大街上，在廣場上
燃燒，仿佛是梵高的向日葵
和鳶尾花

一群又一群的人
行走在烈日下
行走在漆黑的夜中
從雞鳴寺到鼓樓
從金陵飯店到中山門
瘋狂地呼叫
呼叫，呼叫
他們像是在呼叫一個祭壇
一個把自己和同類推上去的祭壇

B. 恐　懼

恐懼來了
它來的時候悄無聲息
像古代諳熟輕功的劍客
用劍一下子抵住對手的喉嚨

恐懼是H7N9一樣的病毒
它潛伏在雞身上
然後安靜地等待
經過它身邊的買菜的人

恐懼，吹起悲傷的安魂曲
撫慰著路燈下絕望的臉龐
在深巷的拐角處
它說要嫁給每個飛奔的背影

C. 腐　爛

誰說腐爛不是一種樂趣？

在腐爛的庭院裡
跳中世紀的舞
與枯枝敗葉一起
享受落日的輝煌

還要腐爛下去嗎？
這取決於一種價值的判斷
還要腐爛多久？

這考驗著人們忍受的限度

炊煙繚繞的屋頂
升起無數的PM2.5一樣的鄉愁
這裡雖不是天上人間
卻也可成為外星人臨時棲息的家園

D. 咒　語

當時間的沙丘坍塌
祭壇終將顯露出來
火焰早就熄滅了
火焰再也不會燃燒——

在冰冷的祭壇上
只剩下1989和64
這兩組無情的數字
編織成的魔法咒語

眾生期待有一天這咒語
被解除，或，被摧毀？
歷史往往選擇
錯誤的一方

寫於2014年2月13日

嚴　力

悲哀也該成人了

一拖就是多少年啊
那時候的死亡也長大了
大到悼詞也能生兒育女了
一部分留在那年的我也長大了
儘管長成了一個被攔截的網址
但學會了翻牆翻柵欄
翻閱歷史的沉冤

激情的長鳴沒停過
長鳴上也疊加著新鮮的花圈
但這遠遠不夠表達對現實的質疑
為甚麼霓虹燈下
整個世界的黑白可以互相祝酒
為甚麼每次我上街散步時
總能看見一些名叫遺忘的人
在廣場上朗誦未來

2014.2.

凌　谷

二十五年前的中國夢

天堂感知不到
血液
地獄感知不到
眼淚
人間感知不到
感知者

欲望的霧霾
從放牧良知的草原
漂來
空氣中的
懸浮物
惡毒如
教科書所掩蓋的
白骨千里的
懸案

那些未曾消化的
歷史悲哀
腐蝕每一個
渴望自由的細胞
在互相毒害中
進化成征服世界的
喪屍

或
蝗蟲

放眼看去
那些俯吮權力唾沫的
喪屍
正是二十五年前
在自由浪潮中
曾經朝拜真理的
信徒

生產力和破壞力
是同一個硬幣的
兩面
第三面是
一雙空洞的眼睛

以欲望為燃料的
車輛
跟二十五年前的
子彈一樣
呼嘯於一座
王府林立的城市
一些碎片
依然刺痛著
保有夢想的地球的
良知系統

一位士兵
守衛著城牆上那位

可以把一切轉化成仇敵的
偉大的
魔術師
大地
在其偉大中
顫抖和收縮
於是
樓價在其偉大中
超英趕美

歲月
緩慢而不可阻擋
像一列進入古城的
坦克

另一位士兵
揚起了一面冰冷得
讓血液凝結的
紅旗
肅穆如
鐵甲前無所畏懼的
那位勇士
提著的
只是一個
血紅的塑膠袋

同一種血
同一種紅
不一樣的恐懼
污染著同一個良心

別人的現實
是我們的夢想
別人的天堂
是我們的地獄
別人的自由
是我們的枷鎖
別人的我們
正是我們的別人
別人和我們之間的
壕溝
是一條淌滿血液的
河

溫暖絕望的
為何永遠只有血液？

2014.2.24

哈　金

你貧乏得只剩下國家

你貧乏得只剩下國家
張口閉口都是你回不去的中國
中國是一張巨大的盾牌
你用它來遮掩自己的懦弱
來阻擋襲來困難和責任

你不敢把溫暖的陽光
清潔的水和空氣，歡愉的心情
也當作自己的權利
你活著就要受罪
要實踐愛國主義的童話

你不敢把國家當作看門狗——
好狗對主人搖頭晃尾，抵擋外人
壞狗對外忍讓，專咬主人
你不敢揪住那狗的耳朵
告訴它「再胡來，就沒飯吃」

其實，你只是一粒
從中國的齒縫間滑落的米
而你卻把它當作神
當作你的宇宙——
你苦難和幸福的依據

2014

哈　金

中　心

你必須守住自己安靜的中心
在那裡做只有你才能做的事情
如果有人說你是瘋子或傻瓜
就讓他們饒舌去吧
如果有人誇你執著
也不必歡喜，只有孤寂
才是你永久的朋友

你必須守住自己偏遠的中心
天搖地晃也不要遷移
如果別人以為你可以忽略不計
那是因為你堅守得還不長久
只要你年復一年原地不動
終有一天你會發現
一個世界開始圍繞你轉動

2014

作者簡介（按書中分輯排列序）

沈澤宜（1933- ），現居中國。
崔衛平（1956- ），現居中國。
孟　浪（1961- ），現居香港和美國兩地。
阿　鐘（1959- ），現居美國和中國兩地。
劉　霞（1961- ），現居中國。
廖亦武（1958- ），現居德國。
焦　桐（1956- ），現居台灣。
鬼叔中（1967- ），現居中國。
桑　克（1967- ），現居中國。
顏艾琳（1968- ），現居台灣。
唯　色（1966- ），現居中國。
簡政珍（1950- ），現居台灣。
羅任玲（1963- ），現居台灣。
王　丹（1969- ），現居台灣和美國兩地。
馬　蘭（1963- ），現居美國。
殷龍龍（1962- ），現居中國。
馬博良（1933- ），現居美國。
李　劼（1955- ），現居美國。
馬少方（1964- ），現居中國。
趙思運（1967- ），現居中國。
劉漫流（1962- ），現居中國。
野　夫（1962- ），現居中國。

也　斯（1949-2013），居住香港，已故。
浪　子（1968- ），現居中國。
蕭開愚（1960- ），現居中國。
徐敬亞（1949- ），現居中國。
楊小濱（1963- ），現居台灣。
周倫佑（1952- ），現居中國。
島　子（1956- ），現居中國。
郁　郁（1961- ），現居中國。
貝　嶺（1959- ），現居台灣和美國兩地。
家　路（1963- ），現居美國。
邱正倫（1961- ），現居中國。
羅　青（1948- ），現居台灣。
俞心樵（1968- ），現居中國。
季　風（1962- ），現居中國。
葉　輝（1952- ），現居香港。
瀟　瀟（1964- ），現居中國。
宋　琳（1959- ），現居中國。
黃　翔（1941- ），現居美國。
劉曉波（1955- ），現居中國。
雪　迪（1957- ），現居美國。
曾　宏（1960- ），現居中國。
汪建輝（1966- ），現居中國。

杜　力（1970- ），現居中國。
李必豐（1964- ），現居中國。
李知行（1970- ），現居中國。
黃燦然（1963- ），現居香港。
蔣　浩（1972- ），現居中國。
寒　煙（1969- ），現居中國。
亢　霖（1973- ），現居中國。
駱　駝（1963- ），現居中國。
斯　平（1960- ），現居中國。
顏　峻（1973- ），現居中國。
麥　芒（1967- ），現居美國。
廖偉棠（1975- ），現居香港。
東蕩子（1964-2013），居住中國，已故。
伊　沙（1966- ），現居中國。
師　濤（1968- ），現居中國。
申屠嘉（1984- ），現居中國。
力　虹（1958-2010），居住中國，已故。
沉　戈（1961- ），現居中國。
楊　煉（1955- ），現居英國。
孫　磊（1971- ），現居中國。
余　叢（1972- ），現居中國。
洛　謀（1984- ），現居香港。

小　招（1986-2011），居住中國，已故。
余　杰（1973- ），現居美國。
江　濤（1967- ），現居香港。
夢　笛（1970- ），現居中國。
風　　（1968- ），現居中國。
唐不遇（1980- ），現居中國。
唐丹鴻（1965- ），現居以色列。
明　迪　1960年代生人，現居美國。
李　笠（1961- ），現居中國和瑞典兩地。
王　敖（1976- ），現居美國。
趙　卡（1971- ），現居中國。
李景冰（1961- ），現居中國。
袁兆昌（1978- ），現居香港。
雨　田（1956- ），現居中國。
王　藏（1985- ），現居中國。
黃　梵（1963- ），現居中國。
張　杰（1971- ），現居中國。
蕭　冬（1968- ），現居中國。
宇　向（1970- ），現居中國。
北　明（1956- ），現居美國。
曹疏影（1979- ），現居香港。
陳家坪（1970- ），現居中國。

高曉濤（1972- ），現居中國。
鴻　鴻（1964- ），現居台灣。
逃　荒（1971- ），現居中國。
唐　醋（1994- ），現居香港。
龍　青（1973- ），現居台灣。
劉自立（1950- ），現居中國。
張　耳（1960- ），現居美國。
井　蛙（1975- ），現居美國。
吳晨駿（1966- ），現居中國。
嚴　力（1954- ），現居中國和美國兩地。
凌　谷（1976- ），現居澳門。
哈　金（1956- ），現居美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六四詩選 / 孟浪主編. -- 初版. -- 台北市 :
黑眼睛文化, 2014.05
面 ; 公分
ISBN 978-986-6359-39-2(平裝)

831.86 103005703

六四詩選

An Anthology of June Fourth Poetry

主編｜孟　浪
題字｜陳世憲
設計｜吳慧雯
出版｜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10049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5巷9號3樓
電話｜（02）2321-9703
傳真｜（02）2321-9713
E-mail｜darkeyeslab@gmail.com
印刷｜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2014年5月
初版二刷｜2014年6月
定價｜新台幣350元
ISBN ｜978-986-6359-39-2（平裝）